鄭學錄

鄭學錄序

遵義鄭君子尹既卒之明年唐君鄂生將梓其遺書褒所爲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遣使齎以入秦予讀之因檢櫝中書參校訖而序其後曰秦燔儒籍入漢復興各習專經恪守師法康成始旁通六藝兼綜諸家當時學徒景從表閭徵辟黃巾畢類且拜其居可謂顯矣迺王肅難之於前劉知幾疑之於後至張孚敬請罷

聖廟從祀而鄭學幾廢然而難之者肅申之者昭融疑之者劉表之者司馬我

國家褒崇儒術

聖祖詔復從祀

純皇帝又命儒臣采輯康成所著諸書納之

四庫於是爲鄭學者三禮毛詩而外易則有惠棟張惠言丁杰書則有王鳴盛江聲孫星衍盧文弨段玉裁皆掇拾於散亡之餘遠紹絕學於斯爲盛予竊謂鄭學之晦猶有兩端穎達公彥從而不違暨乎後儒彌尟規正豈知鄭學非尙苟同邵公之室不厭操戈叔重五經無嫌駁異曲護鄭失是爲佞臣其蔽一也漢宋分門互相詬病儒林道學判爲兩科遂謂傳經之徒無與躬行之

實豈知朱子每稱漢儒康成尤所深許旣服其精力之强又須其有功於道義剛所錄宗爲大儒而末學謏聞謬生黨伐其蔽二也佞臣之失漸至荒經黨伐之興且將誣道傳往年譜之作其以是乎槪其彰避地之識表不仕之貞確乎不拔斯文在茲著書目以見其道之宏著弟子目見其傳之遠而於康成疲神緯書未嘗曲爲之諱至若辨北海之誦觚黜郗慮於末簡又儼然春秋之義焉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頌詩讀書知人論世然後鄭學昌而經術明大義微言未遽乖絕以待濂洛關閩諸儒之闡發者固不得謂無與於道統之傳也子

尹博綜羣籍專精三禮抱道隱居屢徵不就學業志行頗類康成其爲是書殆有微旨予取鄭志鄭記之例爲題曰鄭學錄云同治四年七月貴筑黃彭年敘於關中書院

答唐鄂生書

承示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舊題書名不足該括今擬二名取小同鄭志之義題續鄭志取鄭志鄭記之例題鄭學錄淸泉李君鏡軒云鄭學錄似較勝也原本敘次以年譜置卷末今移置傳注之下以類相從卷中應避 廟諱字多未及遂一更正譌誤如韓詘之誤加正字禮議之云隋志不著皆必須糾改者又如斥劉氏起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諸評為多事門戶之見過重又如漢紀諸書足爲證佐應須補入又鄙見有相發明者既簽識卷中更用別紙錄呈尹老云亡不敢輒改足下

與伯更商定或逐條補入期便檢閱或即用此紙附菉

序後亦於原書不無裨益彭年頓首拜啟

得休歸續漢書作得休不歸注元少爲鄉嗇夫條下

袁宏後漢紀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爲嗇夫應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補引黨錮傳條後

別傳元故兗州刺史也補遂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條後

按據別傳則元是名續漢書史碑作先通京氏易無始字是也注謂元先是字葢誤後凡言元先者先字當衍

注珍按第五爲京兆平陵大姓條下

按史碑是金承安重刻易恭祖爲欽祖者阮氏元以金避顯宗允恭諱改也注珍按恭祖條下

惠氏棟曰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盧君卽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輩鄭先通韓詩也注盧植傳條下

後漢紀元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甚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補引別傳扶風條後

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補及黨事起條

後

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元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礪引續漢書大將軍何進辟鄭元條後）

後漢紀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彭年按此條與范書別傳所載小異補引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條後）

按史碑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阮氏元曰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而范書反載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注元後常疾篤條下）

按阮氏元曰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從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厮役之吏游學周

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阮氏此說似亦可通注珍按史承節碑條下

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明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補時大將軍袁紹條後

按惠氏棟曰逵字當作琁具本傳注注時汝南應劭條下

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爲大司農不至補公車徵爲大司農條下

後漢紀袁紹遇元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歎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

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當去九州春秋條載此條下注云魏志袁紹傳引九州春秋同

按史碑載康成所注書與范書同惟多周官無論語又臨孝存作孝莊阮氏元以為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為莊莊是漢諱未有不避者注珍按康成一生條下

右傳注補正凡十七事

按乾隆中王氏誤從賈孔二家正義鈔出周禮目錄六條儀禮目錄十七條禮記目錄四十九條共為一卷刻入漢魏遺書注三禮目錄條下

按隋志鄭康成撰禮議二十卷此云未著錄葢失考又汝上王謨云諸經正義多引鄭氏魯禮禘祫志本傳作魯禮禘祫議隋志俱不著錄而別有禮議二十卷則禘祫志乃禮議中一篇目也合二書爲一似亦未確注禮議條下

今本世說新語作遂爲服氏注比注之說不知所據何本注春秋左氏傳注條下

起穀梁廢疾注未見有勝殊多事也　撰改葢逢祿專家之學不無異同云

按余蕭客古經解姓氏書目據周禮疏列爾雅注檢周

禮疏十八鄭注云天皇北辰耀寶魄阮氏校勘記曰此鄭注文耀鉤也上引文耀鉤可證因文承爾雅之下而或云鄭有爾雅注誤讀此疏矣（注書目卷末）

右書目補正五事

舊唐書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謚正此正字謂王粲問也隋書經籍志韓謚爲魏大長秋著春秋三傳論十卷可證韓謚名無正字（注韓謚條下）

張氏澍養素堂集記鄭弟子以陳鏗陳鑠爲二人似誤又張記有應劭馬昭張融諸人考本傳應仲遠北面稱弟子葢一時戲言昭融雖宗鄭學而年載相距旣遠皆

非親受業於門下今目中不錄三人特恐後人復爲張訖所誤附識於此注弟子目卷末

右弟子目補正二事

鄭學錄卷第一

遵義鄭　珍撰

傳注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高密侯國青州刺史部

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

前漢書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

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諍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疾弱逆陰者厥疾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

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

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親自養育免

於襁褓教導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爲崇祖侯唯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

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

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

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

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

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珍按康成先世唯此傳畧見梗概故備錄全文以見鄭子游一世其公忠正直至死不撓已如此信乎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也據宣帝紀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則尚書之祖蓋以是時從高密徙不知復還在尚書後何世無自攷

康成周禮注序二鄭者同宗之大儒賈公彥周禮廢興序

賈公彥周禮疏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杜子春非己宗故指其名

珍按鄭少贛與仲師衆父子史傳爲河南開封人而康成謂是同宗古人於同高祖者稱同族同始祖者稱同宗不同宗族者稱同姓然則康成於二鄭葢同始祖者其分支遷徙當時譜牒自明以其於先世爲兄弟故周禮注稱官以致敬賈氏謂二鄭皆康成之先匪誣也

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主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

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續漢書郡國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黨錮傳杜密遷北海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珍按鄉佐嗇夫皆縣置鄉吏雖所主同而其秩有別劉昭百官志注引漢官雒陽員吏人數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其序鄉佐在嗇夫之上嗇夫與令史皆稱斗食其引漢官雒

陽市員吏亦云嗇夫十一人斗食斗食者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歲俸止四十三斛二斗據小顏百官表注所引一說佐史月俸八斛據小顏引漢官名秩簿則歲俸九十六斛視斗食不止增倍漢官以佐史鄉佐并為一等知其秩同也然則鄉佐高於嗇夫在密傳言為鄉佐可見初為嗇夫繼遷鄉佐逮密見之即署郡職史家以無與輕重故畧之

珍又按既署郡吏即宜供吏職而云遂遣就學者嘗疑康成素貧而游學十餘年始歸何自辦此貲糧以密傳推之蓋署職門下使去就學即其吏俸

以爲之貴歟視王渙遣主簿仇覽詣太學以一月俸爲貲貴厚矣杜周甫與李元禮齊名其成就一大儒固應迥出流輩

別傳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元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通了元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督責之乃曰此非元之所志也（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章懷注引作元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閎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藝文類聚卷五引同）

珍按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朔

爲甲戌則初五日得戊寅合之別傳云以太歲在丁卯生（詳見後）是康成生於永建二年丁卯歲七月初五日也

別傳元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災備至時果然而不爲害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世說新語注以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八所引參補）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嘉瓜者縣（今本脫）欲表府文辭鄙畧元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

其才爲修冠禮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九卷九百七十八卷五百八十八

珍按此事御覽惟禾門所引文詳頌門云著頌二篇乃原文也纂人依類隸事故於禾則去嘉瓜於瓜則去嘉禾各云著頌一篇至頌門亦不及嘉禾則由傳鈔誤脫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珍按第五爲京兆平陵大姓靈帝時有第五鍾第五訪並司空倫曾孫元先葢其族歟康成在太學師之其人乃經博士也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珍按恭祖唐史承節撰康成碑石刻作欽祖此作恭未詳禮儀禮也記小戴記也非今稱禮記是一書後同元先恭祖皆其字二人不專一經皆通儒也惜史傳别無可攷

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平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初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融從游學博通經籍永初二年拜尚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元初二年上廣成

頌諫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怒令禁錮之陽嘉二年徵拜議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以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盧植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

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盻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南夷畔拜廬江太守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等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志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征之帝以小黃門左豐言檻車徵減死罪一等復爲尙書董卓廢立免官以老病求歸隱於山谷初平三年卒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

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授傳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倦怠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遂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語注 太平廣記卷

引作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所部裂者七事而元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曰也聞一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　按此或郎改易孝標注以爲世說

別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參考與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季長餞之令誤元會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度元所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不怠賁華禮譜

珍按此文在門七年及以母老歸皆杜撰與舊載不合又誤以袁紹之餞爲馬融不可信

世說新語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有言元能

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元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太平御覽坐部引語林同此

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

皆已東矣太平御覽心部引止此潛欲殺元元知而竊去融推

式以算元元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元入一橋下

俯伏柱上融踟蹰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

非也從此而歸元用免焉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

珍按劉敬叔與劉義慶裴啟同時此與世說語林

所載並劉孝標斥爲委巷之言不足詰辨以其爲

晉宋間競傳康成事故并出之

元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

珍按傳云西入關又云在門下三年別傳云任左

右自起精舍皆就融於家情事據融傳轉武都太

守三遷爲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奏免髡徙朔方得赦還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今以融周官序見賈氏周禮廢興云至六十爲武都太守推之融之生在章帝建初四年其六十歲守武都在順帝永和三年時康成甫十二歲自後由武都三遷守南郡觀建和元年梁冀奏誣李固時融在坐爲冀草奏見吳祐傳知罷守武都兩遷皆內職繼出守南郡奏免髡徙梁冀若在必不令還其得赦當在延熹二年誅冀之後然則自守武都至冀死凡二十二年中融之不得在關中從容講授使

康成在門下三年必矣意融即誅冀不久得赦其年已八十重典東觀當未久即告歸扶風康成之入關師之據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傳云從質諸疑問畢辭歸是辭融即還高密也而其時年已過四十由此逆推之如傳云高業傳授已在門下三年及召見樓上之後質疑必又經時日繼後辭歸則康成入關當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八十五康成年三十七至九年年四十乃辭融歸而融年八十八卽以其年卒康成辭融之後或卽出關或旋因融喪留視殯葬至明年永康元年始及歸

里年已四十一矣又以十餘年乃歸推之知游學
當自二十五六歲其先乃爲鄉佐嗇夫時也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元和郡縣志萊州卽墨縣下大勞山小勞山在縣東
南三十八里晏謨齊記曰太白自言高不如東海勞
昔鄭康領徒於此
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
修經業杜門不出
靈帝紀建甯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覽等諷有司奏前
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

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太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熹平四年閏五月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官者皆免官禁錮

珍按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爲北海相時故吏也自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孫嵩等四十餘人嘗並是密之門生故吏其姓名今皆無文可知唯孫賓石見趙岐傳興平元年岐與劉表共上爲青州

刺史魏志注引邴原別傳亦畧見逸事又御覽卷八百二十七引漢名臣奏太尉劇應劭司徒劇孫嵩司空掾孔仙議云云知曾爲司徒府曹吏

康成自敘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

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禮記檀弓正義

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

珍按如康成自敘則遭禁杜門十四年中其精力

全在三禮也續漢志裁卽纔字云注中候纔注禮
以知自辭融歸後至坐黨前凡八九年已爲易詩
禮尙書四緯作注別傳云年二十一卽精圖緯不
虛也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著書先後必有明

據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別傳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
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後乃發墨守鍼膏肓

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

王嘉拾遺記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坐黨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辟司徒

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珍按何邵公少康成三歲光和五年在大赦黨人
之前二年康成發鍼起三書蓋皆禁錮時以注禮
餘力爲之也范氏撰邵公傳卽有牴牾陳蕃以建
甯元年正月爲太傅其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
誅之今傳云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坐黨
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云云黨禁解云
云如此則是邵公坐建甯元年鉤黨下至中平元
年禁解正是覃思作詁十有七年然光和五年去
大赦黨人尙前二年而邵公已於是年卒安得禁

改之後猶幾經遷拜也攷桓靈時黨錮坐除原是二次桓帝紀延熹九年七月太尉陳蕃免十二月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明年六月悉除黨錮則禁錮止及半年與靈帝黨禁十七年別邵公之坐黨當卽在李膺等二百餘人之內范氏作傳應緣相傳十七年不關門之說正合靈帝黨禁年數遂亦誤淵下筆不計與光和五年卒不合也今若改太傅作太尉蕃敗作蕃免乃作刪乃字卽前後皆協矣以邵公通儒於稽康成鍼起三書早晚有關故糾正之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范升傳升字辯卿代郡人建武二年徵拜議郎遷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永平中爲聊城令卒於家

陳元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闕上疏曰陛下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竊見范升等所議奏春秋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元如得以褐衣召見理邱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退就重誅書奏下其議范升後與元相辨難凡十

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元以病去年老卒於家

儒林傳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習公羊春秋頗涉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緯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拜博士四年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遷侍中卒官

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雖爲

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寫藏秘館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長於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帝嘉之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并作周官解詁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永元八年復爲侍中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盧植傳植轉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食之異上封事陳八事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五曰修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

珍按光和元年康成年五十二歲盧中郎同學大儒師門冠首當此禁網方嚴而封事數海內有道之人獨首舉康成則其服膺於高密者至矣

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康成自敘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相見元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元多所匡正不用而退世說新語注　長八尺餘三句亦見高士傳

續漢書大將軍何進辟鄭元元以進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高士傳大將軍何進辟元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元元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皆不就

申屠蟠傳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申以手筆經過二載而先生所尙豈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珍按傳云時年六十則何進之辟康成在中平二年也進以元年三月爲大將軍而黃忠書云幕府

初開特加殊禮經過二載所尙益固知進辟蟠在元年爲大將軍之初忠與蟠書在二年康成見進之後故云然但忠言康成北面受署此必非虛夸塗飾以欺掩申屠之語蓋進辟康成時必以其府屬曹掾加之與徵荀爽爲其從事中郞相似康成雖不肯就而旣入都見之卽謂之受署可也其時縫掖幅巾不服所署朝服進固不能相強而以賓師相待在康成進退原可自如當彼禮數豈忘禪諠別傳謂多所匡正不用而退得其實矣嵇叔夜云一宿逃去緣覩康成太高未免言之過情范氏

據之失於不審

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

中眉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珍按蟠傳中平五年蟠晝康成俱被徵六年復徵

卽康成戒子書所謂公車兩召也六年之復徵其爲仍十四人徵以博士與五年同以荀爽傳論及康成此後結銜止稱博士後詳證之可見蟠傳文承上年言故從省耳袁隗表康成爲侍中當卽在五年徵命下後下文公卿舉爲趙相亦卽在六年徵命下後范氏以兩年徵命詳於蟠傳故於康成傳止敘袁舉使人參互自明惟爽傳言卓禮召蟠元不屈而蟠傳於六年之徵又言唯蟠不到立意高蟠不顧事實未免先後矛盾當云唯蟠及元不到是亦蔚宗之駁文也

又按以父喪不行知康成之父在中平四年或五年卒也康成時六十二歲戒子書止言羣弟知康成必是長子子已六十二則其父壽當亦八十餘矣

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

人侈其門閭列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賊張饒等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更置城邑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其餘雖一介之士莫不加禮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退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遣

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城夜陷乃奔東山及獻帝都許遷爲將作大匠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魏書崔琰傳注

張璠漢紀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同上

珍按董卓廢立在中平六年九月融以忤卓出相

北海其到郡當卽在是年至建安元年內徵故張璠言在郡八年也北海最爲賊衝中平五年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勢必先受其禍續漢書謂融承殘破之後以此張饒等從冀州還者卽是爲公孫瓚所大破於東光之黃巾至是敗還復寇北海攷靈帝紀此次青州黃巾於建安二年十一月起寇泰山爲太守應劭所破轉寇勃海復爲瓚所破其還寇北海當在二年冬末或明年春初也至管亥圍都昌據融傳云劉備表融領青州時融在郡六年則興平元年也其年徐州牧陶謙死劉備由平

原相代領徐州而融遣太史慈求救時備猶爲平
原相是其事決在興元元年之前又攷魏書武帝
紀初平三年四月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轉入
東平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之追至濟北乞降冬
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自後黃
巾遂平則都昌之圍當在初平三年四月青州黃
巾初起時距張饒之去未久通計北海自中平五
年至此五年之中惟初平元年兵禍有無不可攷
文舉外支強敵內講善政而得以身免捍禦之才
勝劉岱輩遠矣以與諡恩殉難相涉故先詳之

孔融敎高密令曰高密侯國牋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八

邴原別傳孔融在郡敎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魏志邴原傳注

司馬彪九州春秋融在北海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魏志崔琰傳注

孔融與諸卿書鄭康成多異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

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珍按錢詹事大昕曰孔文舉於康成推許甚至此必非文舉之言殆魏晉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麟皮冒鼓之說也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續博物志北海有康成儒林講堂

齊乘稻城高密西南濰水堰側土人呼堰爲趙貞女防南有高隄謂是岑彭冢皆謬此卽稻城遺跡春秋稱琅邪之稻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

武帝時封齊孝王子定爲稻侯郡國志亦謂之鄭城

康成故宅在此旁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

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跡鞠爲榛莽矣

珍按康成避黃巾之難前後是兩節其前一節往不其在孔文舉未到郡之先本傳止載後之徐州一節遂令出處不具今補詳如左

靈帝紀中平五年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魏志崔琰傳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罷謝諸生

珍按琰傳言徐州黃巾即靈紀之青徐黃巾以其

時攻破北海是徐州賊故主徐州言耳北海最爲
賊衝宜先受禍則其破當卽在興平五年之冬康
成是年與申屠蟠荀爽被徵袁隗旋表爲侍中以
遭父喪不行賊難蜂起避之不其當亦卽在其時
未必能緩至明年也迨明年九月董卓廢立融來
爲相承郡殘破之後收合士民講兵起武馳檄飛
翰引謀州郡其於康成素所深敬後在徐州猶敦
請懇惻使者繼踵況近在不其能令其久客於外
乎則康成於中平六年雖未卽歸文舉到後其迎
之還里必矣故有屣履造門執子孫禮及選爲計

掾等事若去之不其都無一還萍浮數載遂到徐州是其出也文舉未到其歸之年文舉自春至夏在圍城中及城陷奔東山旋徵將作大匠如此則康成與文舉或未見而焉有傳記等事乎必不然矣

三齊記鄭司農嘗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中草如薤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引同無避琰經三字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帶下多草字作作爲）

珍按伏琛以遣生徒爲黃巾亂不若崔琰傳云羅

乏罷謝爲確

三齊畧記不其城東有黌山鄭元刪注詩書棲遲此山上有古井不竭旁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藝苑雌黃

齊乘不期山即墨東南四十里又名訓虎山三齊記云鄭元教此山草生如薤長尺餘堅韌異常號康成書帶余按勞山不其皆康成講學之地文墨涵濡草木爲之秀奚千載之下第茅塞焉深可歎已

又黌山般陽府北十里三齊畧云鄭元刊註詩書棲遲此山上有古井獨生細草葉似薤俗謂鄭公書帶

卽今黌堂嶺與長白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紀謂因
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謂黌堂蓋未見古圖經耳
珍按王士正長白山錄云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
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泉甘大谷越嶺而西曰黌
山亦名黌堂嶺圖經云康成刋注詩書之所金元
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
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太平寰宇記云黌山
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成刪註詩
書嘗棲遲於此齊乘嘗辨元記之僞然謂黌山在
般陽北十里卽黌堂嶺又云上下書堂在黌堂嶺

會仙峯下乃合為一亦非盡釁山釁堂嶺自是二山當以釁山屬康成釁堂嶺屬希文為是珍謂高密縣地即今膠州高密縣不其故城在今膠州即墨縣境康成倉皇避難近之不其史有明文長白山在今濟南府淄川長山鄒平界中於漢為齊國地古無康成避難般陽之說據三齊畧云不其城東有釁山則釁山自在不其去今濟南數百里與長白山無涉當繇長白亦名釁山自樂史始以與在即墨者相混而于思容沿之王貽上又分屬之皆失其實矣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

章懷太子注趙王虔之相也

獻帝紀初平元年三月車駕入長安

珍按遷都長安始舉爲趙相是康成於前年與荀爽等被徵至是初平元年爲公卿表舉也攷趙孝王良傳其嗣王無名虔者惠王乾雖字音相同而立四十八年其薨已在桓帝延熹六年惠王後傳子孫孫赦曾孫珪傳不著立年多少則未由知此時當何王也章懷誤注

張璠漢紀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秦龍衛而[illegible]

曰東州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集北海邴根矩淸髙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按典籍之强弱燕趙齊梁非不盛而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其凶謀魏書鄭渾傳注

珍按鄭泰說辭對卓凡十條此居其十可想見康成名德當世倚爲輕重董卓廢立之後徵辟不來而山東州郡討者羣起知其視康成隱若長城恐爲謀主寢不安枕久矣公業故探其憂懼巧爲詞以悅之范書鄭泰傳此對稍翦截璠紀意轉不明

故採此

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牧擊黃巾大破之走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

朱儁傳儁拜河南尹及卓入關儁留守洛陽儁與山

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東屯中牟及卓被誅傕汜作亂
陶謙以儁名臣可委以大事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
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
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
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
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
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謹同心腹
委之元帥會李傕徵儁入朝儁辭謙議而就傕徵
珍按傕汜亂關中劫執獻帝殺黃琬王允等在初
平三年六月康成與陶謙孔融等奏記於儁委以

元帥當其在秋閒其銜結稱博士者以中平五年
公車以博士徵雖未至京已受詔命非若侍中趙
相公卿徒有表舉而朝命尚未下也
又按康成既與陶謙等聯名奏記知初平三年已
在徐州也康成兩次出避黃巾前次往不其其歸
意當在孔融到郡前後不出中平六年及初平元
年此次出當因張饒等從冀州還攻北海遂再出
避難也前攻饒等卽轉寇勃海爲公孫瓚所破之
賊其事在初平二年十一月還攻北海不在是年
冬末必在明年春初然則康成往徐州亦卽在是

時也

蔡邕傳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珍按誅卓在初平三年四月康成之聞邕死當在客徐州時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季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三國志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注鄭元傳云元薦乾於州乾被辟命元所舉也

珍按興平元年陶謙死先主代領徐州牧自後二年康成始歸據武侯述先主之言啟告治亂無所不悉知先主在徐州蓋嘗以師道事康成矣卒以雄才大畧續炎劉已隊之緒有以也孫公祐或即同鄉弟子偕康成避難在徐劉表與袁尚書以與先主並稱有以知其賢矣

孝經注敘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大唐新語

十道志曰後漢書曰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遭劉肅作避）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注相承云鄭氏所作（原作今孝經注鄭氏所作此從劉肅引注字今皆誤作序）其序云僕避難於南城之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南城山）

珍按唐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避黃巾之難至蓋胤孫所作也證知御覽此條出於梁載言其首原有十道志曰四字太平寰宇記沂州費縣下又系鈔梁志言

而改末句作俗云是康成胥孫注孝經處殊失其原今御覽傳本脫首四字竹垞朱氏直以爲後漢書而謂范史無此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脫誤之本惑人如此

齊乘南成城費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地此山有註經石室

珍按南成今沂州府費縣地後漢時縣雖屬太山郡在兗州部中以禹貢州域言之正徐州境內地也

又按南成屬兖部康成避地於徐先則陶恭祖以
師友禮待後則劉先主敬與周旋不知何以又棲
遲此山豈恭祖與平元年死後陳宫輩未迎先生
乃暫入山中著述邪抑初去高密先寓此山青州
黄巾入兖州郎初平三年四月也此山於是時且
不可避乃始到徐州邪無從攷定矣
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元皆
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
見元皆再拜

殷芸小說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游東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教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

珍按史承節撰碑文作爲父母羣弟所容以傳文休沐詣學父數怒之參驗則曰不爲所容葢實錄也曰羣弟知康成爲長子

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珍按以此知康成十餘年中游學凡今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疆內罔不戾止一時儒宿請質畧盡亦焉不學而無常師也本傳唯第五元先張恭祖馬季長三人今又据述征記云下相城北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元管甯華歆等六十八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見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九則陳伯眞亦康成所捧手之一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

珍按康成游學從師終於季長從季長質諸疑義畢即辭歸季長卒在延喜九年康成時甫四十歲而云年過四十乃歸者或於延熹九年融未卒之前出關至明年永康元年乃抵高密或辭融後融旋病卒因留視殯葬及明年始歸則年四十一矣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

珍按假田卽傳云客耕東萊也時於勞山不其之間葢有親知在彼故奉親以往令羣弟治耕而己

開門敎授歟後避黃巾到不其想亦因有田廬可託之故

舉賢良方正有道

珍按應劭漢官儀議郎秩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此舉敘在辟大將軍前則爲中平元二年之間

辟大將軍三司府

珍按大將軍卽何進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司中平二年至五年袁隗崔烈鄧盛張延楊賜許相張溫丁宮曹嵩馬日磾劉宏等互爲三司辟者蓋非一

人高士傳所謂公府十餘辟並不就者也

公車再召

珍按申屠蟠傳中平五年與爽元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明年董卓廢立及爽融紀等復公車徵是再召也

比牒併名早爲宰相

珍按章懷云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爲宰相非也荀爽傳云爽自被徵命及登臺司九十日此云早爲宰相獨指爽爲大司空耳韓融陳紀皆連名者官止太僕

惟彼玄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珍按數公謂爽融紀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珍按衰落謂精力失誤謂著述言猶昔精力至今衰敗而向來述先聖整百家者仍不能無疵故須傳家歸事使閒居安性以養其衰落覃思終業以改其失誤也以此知康成學與年深所注諸經晚

年必多刊定亦如朱子臨終猶改誠意章註也今
經注或彼此殊異者皆其所云已行遂不復改耳
要是各據師說如荅炅模燕燕詩坊記註與詩箋
不同可見
宗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
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
敬墳墓覲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
之荅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
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
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

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憒憒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尋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珍按研鑽本作研讚劉攽云讚當作鑽史承節撰碑正作鑽所見本末誤今從之末義當如左傳不爲末減之末訓薄也言不爲後人羞薄也史碑作凡某所憒憒者當緣不得句解疑末爲某字之誤更加凡字配之珍謂若作某則元文必是名父戒子而自稱名不合又玩下文徒以云云則憒憒者

止此二事加凡亦不合辭意

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及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袁紹傳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

殷芸小說袁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

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
紹餞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
自旦及暮計元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
怠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四
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應劭傳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博學多聞中平六年
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瑯邪
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徐州牧陶謙使輕騎追嵩

德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牧袁紹刪定律
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
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
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駁義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
十二事二年詔拜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
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乃綴舊聞著漢官禮儀故事
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
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
爲狀人記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辨
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

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

鄴

紹乃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續漢書百官志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

病自乞還家

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

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傅子司空陳羣薦甯曰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

鄭元即授司農魏書管甯傳注

珍按卽授謂卽其家授之與家拜一也傳云以病自乞還家是康成自家拜受司農之命旋乘安車至許而後上病乞還也康成官銜自此以前稱博士奏記於朱儁是也此後稱司農如華歆表稱故漢大司農鄭某是也二者雖未到任而詔命卽家授之已經拜受則是此官矣近人有以稱司農卽是鄭仲師康成不得云司農殊誤

別傳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世說新語注）

珍按大司農之徵當在建安三年四月內今無明文定之行至元城卒据范傳是隨袁譚軍非赴司

農之召孝標注引別傳大司農下傳寫必有脫文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章懷太子注按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元曰辰爲龍巳

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珍按建安五年歲在庚辰

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魏書武帝紀建安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

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十二月公軍官渡五年正

月自東征備破之還官渡二月紹遣將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四月公北救延解白馬圍紹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擊大破之還軍官渡八月紹復進臨官渡十月紹遣軍運穀公邀擊破之紹眾大潰及譚棄軍走渡河

九州春秋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歎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魏書袁紹傳注

珍按紹於康成如本傳及殷芸所說欽重之至未

見其不禮也融所歎殆此遣子過行時乎

裴松之魏書袁紹傳注英雄記載太祖所作董逃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無見故載錄之

水經河水五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注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紹遣大司農鄭元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以下受業者衰經赴者千有餘人元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復明漢章中輟矣

康成自敘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著周易

珍按著卽注也康成是年春已寢疾至季夏遂卒其在元城多不過四五月而九卷易注成於病中以知精力過人臨死不衰如此

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別傳元卒受業者衰絰千餘人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水經濰水又北過高密縣西注密水二源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産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鴈阜阜

上有漢司農鄭康成冢石碑猶存

劉知幾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珍按劉議言趙碑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則其碑文至唐尙存故劉氏得據之惜以後遂失傳致康成事實多無從參攷

元和郡縣志密州高密縣下鄭元墓在縣西七十里

齊乘康成祠墓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於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

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京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云

珍按于思容引高士傳袁紹屯官渡至歸葬礪阜今高士傳無其文知思容時猶見完本非此則劇東之葬世無知者矣

晉中興書載逵少博學善屬文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為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又妙絕時人莫不驚歎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

章懷太子注按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珍按康成一生著述見本傳者未及其半今詳攷爲康成書目列於鄭氏家法後俾存亡完缺皆可

見云

魏明帝攜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聖賢羣輔錄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珍按康成弟子見本傳止六人其他著聞者尚多今彙爲康成弟子目次後書目下

元惟有一子諡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

所圍謚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
曰小同

別傳元一子名謚字謚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曰小同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

別傳元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書高貴鄉公紀注

珍按別傳謂諠恩死主孔融之難是赴救管亥之
圍都昌誤記非事實也孔融傳云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三國志
太史慈傳亦云融欲告急平原相慈自請行遂到
平原則管亥之圍當備相平原時備以平原相代
陶謙爲徐州牧据魏武帝紀在興平元年是備之
相平原不能過是年也故慈到平原說備備遣精
兵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暫渡江到曲阿
見劉繇未去會孫策至慈與繇俱奔豫章据孫討
逆傳注引江表傳云策渡江攻繇是歲興平二年

也以此參互推之則管亥之圍都昌慈求救平原當在興平元年而後二年爲建安元年康成自徐州歸作戒子諡恩書明諡恩時尙無恙安得於前二年赴救隕身也融傳云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城陷融奔東山及獻帝都許徵爲將作大匠是建安元年攻北海者袁譚非管亥自夏以後融又去郡歸朝矣然則諡恩之死必是建安元年春夏間往救袁譚之攻在康成作戒傳家之後前此管亥圍時諡恩已爲融所舉容亦曾往救之作別傳者或忘前後兩事相

隔三年遂誤以爲一也范氏采撫別傳亦似已疑
及此故不直明管亥但云融爲黃巾所圍而未之
細勘不知亦非黃巾也
又按諡恩以建安元年死難時年二十七是生於
靈帝建甯三年也年二十三舉孝廉則在獻帝初
平三年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
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
命其胄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
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冠名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

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無謚視聽謹具以聞（魏書高貴鄉公紀注）

魏書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八月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重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

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魏氏春秋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厠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章懷太子注

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亡

唐書藝文志鄭小同禮記義四卷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無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刋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章懷太子注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爲長教授專崇鄭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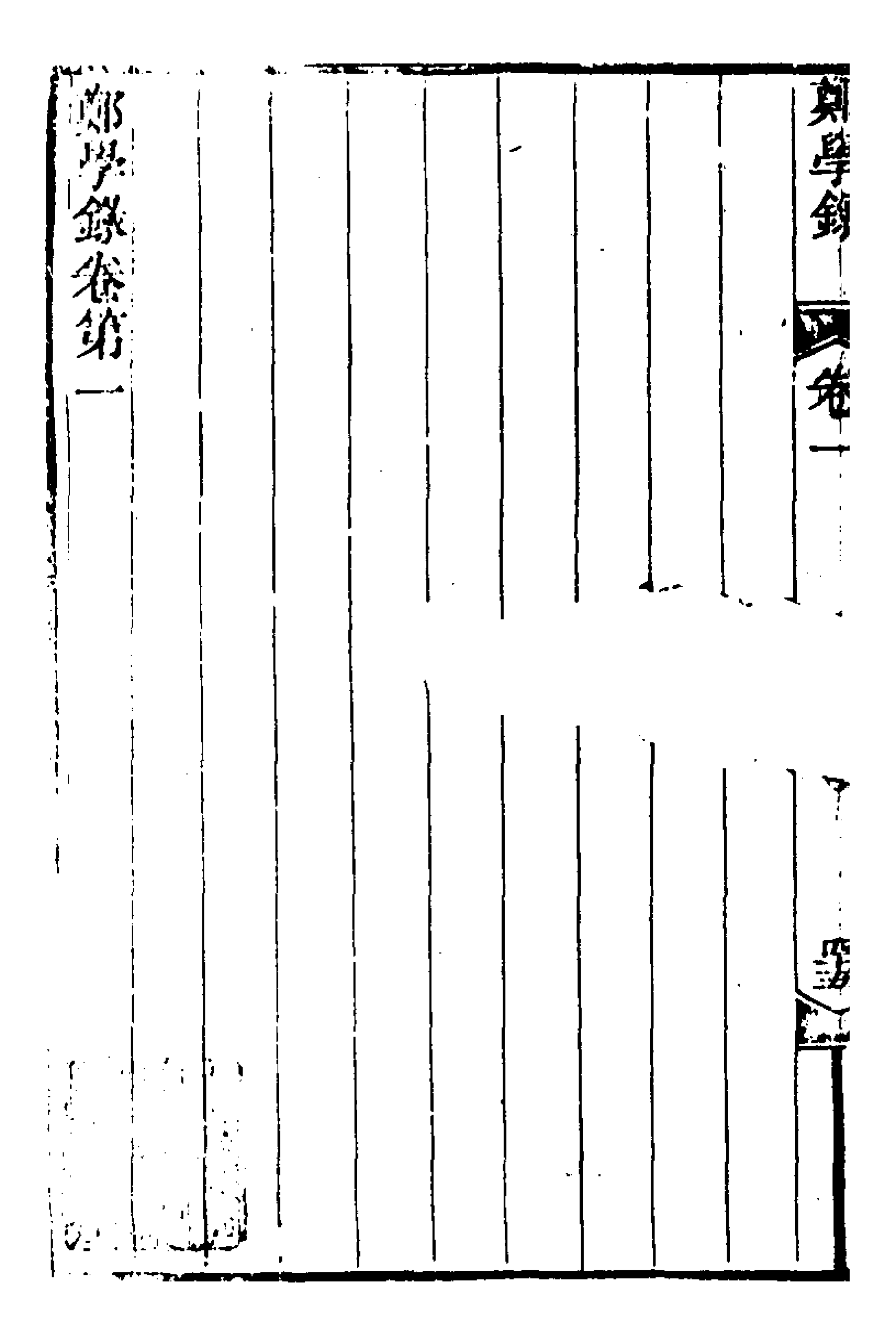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鄭元家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

覙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珍按處度此方雖以戲語道醫法其數漢人有目疾者杜欽而外獨及康成康成當時見書多必有所出今無從攷當卽以此爲康成病目明據

白居易長慶後集雙鸚鵡詩鄭牛識字吾嘗歎自注諺云鄭元家牛觸牆成八字



鄭學錄卷第一
鄭學錄卷第一